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房祖名李代沫誰獲輕判、誰獲重判？

房祖名容留他人吸毒罪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六個月及罰款二千元人民幣，不算輕判？何謂輕判？何謂重判？標準怎樣釐定？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陪朋友睇樓

朋友按壓向及喜找到一所心目中的理想家居，請天命一同到場作「最後檢定」，卻因此失望而回。

琴台聚

彥火

悼曾敏之老

有所為、有所不為，是保持自我人格與自由表現。幸運光顧時，不趾高氣揚；面對逆境時，能泰然自若，這是對人生取得悟境的反映。

聽筒噓了十幾分鐘，他才聽明對方是誰。聽筒另一邊傳來啞啞聲音，說說近來身體很差。我說天氣變冷，要多保重，他也讓我多保重，便匆匆收線。

房祖名李代沫誰獲輕判、誰獲重判？

雖然主審法官已清楚說明依法辦事，但仍有質疑是成龍動用關係令兒子獲得減刑，這個假設是對主審法官的抹黑，也是不尊重法律的說法。

父親進了暨南大學華僑醫院，情況危急。我聽罷，很是焦慮，準備啟程趕往探望他。後來打了電話給暨大的王列耀兄，他說醫生診斷是心臟衰竭和腎衰竭，但精神尚好，老人家鬧着要回家去，讓我不必到醫院去。

他退休後長居廣州，每次探他見到飯桌上經常放着一瓶二鍋頭。我對他說，二鍋頭酒太烈，會傷身，此後每次赴穗，便給他捎去紅酒或拔蘭地。

嫁

當初，一個女人嫁給一個男人的時候，她以為是一輩子。不曾想，在她還不到60歲的那一年的秋天，她的丈夫沒了。是因為病。她是我一個閨蜜的母親。

一個儒雅的老先生走在一起。想必是有了伴。那天，我正好和李姐姐同路，就一路走一路閒話。她說，她和我老年的父母輩是世交，兩家以前經常走動，後來拆遷了，大家四分五裂，都住到了邊遠的京郊各個角落，就不怎麼來往了。



時代不同了，老來改嫁，對男女雙方而言都變得輕鬆許多。

王蒙與亡妻

作家王蒙和他的亡妻方蘇(崔韻方)，與我都算是老朋友了。在北京，在香港，他們出雙入對，都和我有好幾次私人聚會。方蘇寫的《我的先生王蒙》，她也送我一本。

隨想

讀中小學的時候，班上都會有一個最頑皮的同學，喜歡在上課時搗蛋，令教師頭痛不已。奇怪的是，上了大學之後，就再也沒有遇上愛搗蛋的同學了。

路地

打疫苗，都曾聽過無數父母出現分歧。有一位已為人母的朋友，因為一直認識很多其他媽媽，聽過不少疫苗作用的經驗分享，自己一直不想讓孩子打疫苗。

搗蛋鬼

我讀中小學時，就有一個專愛搗蛋的同學，人人都叫他外號做小鬼，幾年後再見面時，大家還依舊叫他小鬼。小鬼皮膚黝黑，雖然不是頑皮鬼，但說話卻帶點詼諧。

醫學上的夫妻不和？

很多爸爸都覺得媽媽太緊張，太不科學。他們以為女性十月懷胎很辛苦，但同時也令伴侶變得神經質，於是把太多無理都塞進腦去，而以為自己才是「理性冷靜」的「智者」。

其實這些分歧，更可以蔓延至與上一代爭辯。身邊的女性朋友說，奶奶分明也是知識分子，卻對疫苗及奶粉深信不疑。對疫苗的首從還可以理解，但對奶粉的迷信就真的令她抓狂。

百家廊

阿琪